

他，與中空攜著手、併著肩走過二十三載

周雨農

前中空社長劉雲浩

那些與中空肩併著肩的韶光

為籌備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創刊八十週年事宜，才得以有機會，走訪劉雲浩位於臺北的居所；更確切地來說，是一探他與中空肩併著肩走過那二十三年的歲月。劉雲浩曾任中空出版社的主編與社長，畢業於政戰學校藝術系九期，在學時期即接觸過報刊編輯工作，並曾協編學校十週年校慶特刊及藝術系九期的「畢業同學錄」。他於民國五十三年進入中空出版社任職，從少尉到上校，將近二十五年的時光，皆全數貢獻給空軍及中空月刊，並於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一日卸下戎裝，離開他最珍愛的工作。

回憶起那些恍如昨日的曾經，劉雲浩微仰著頭，我似乎從他的眼神中看見當年綻放的青春，還是那

麼的燦爛。他甫下部隊之際，當時正值國軍推展「毋忘在莒」運動，為激勵國軍效法戰國時期「田單復國」以寡擊眾、以弱敵強的精神；時任空軍政戰部主任梁孝煌中將遂命令籌組「空軍基層政戰工作隊」，編成「演講組」、「康樂組」以及「快報組」，而劉雲浩即於「快報組」擔任組長一職。

該工作隊成員以政校八、九、十期畢業的尉官為主幹，合計三十二位軍官，當時工作隊長為卜國同上校，副隊長為汪振堂中校及寧佑民中校。

劉雲浩隸屬的「快報組」，每日出一期，出刊屆時三個月。他表示，這項政策對空軍而言是空前的，梁主任以第一位地勤軍官出任政戰部主任，並於這樣的活動中，凸顯了政戰工作對空軍的重要性，也確實獲得空軍官兵對政戰的瞭解與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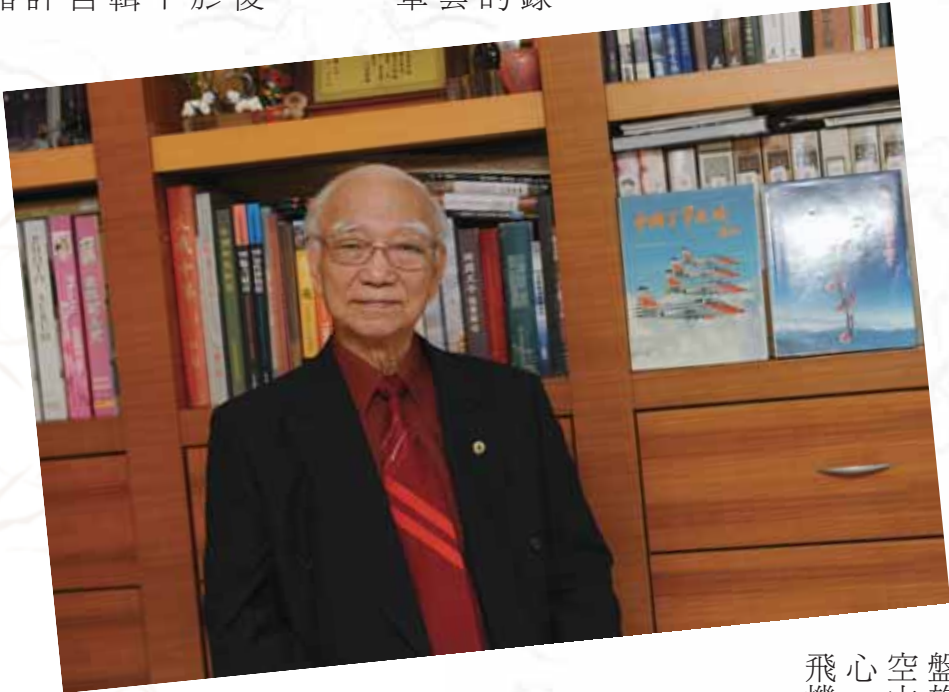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他亦提及自己深受藝術系主任梁又銘教授的影響。梁教授在對日抗戰期間，得知日軍飛機都是我國飛行員所奮勇擊落之時，便深受鼓舞，再加上他發覺當時對空軍戰鬥事蹟的宣傳太少，老百姓一見飛機在天空盤旋，就往家裡跑、往防空洞躲，對空中戰事一點都不瞭解，他即下定決心，以類電影特寫鏡頭的畫法，描繪飛機戰鬥的場景、以水墨技法反映抗

戰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，用畫筆記錄各大重要戰役與事件，以彰顯空軍的英勇。而深受梁又銘教授影響的劉雲浩，畢業時便於第一志願選填了空軍，也因這樣的緣分，讓他進到空軍一服務就是二十五年。

初到「中空出版社」的劉雲浩，一開始是擔任忠勇報的編輯工作，後來才轉為中空雜誌的編輯。劉雲浩於學生時期，撰寫文章的機會其實並不多；但他認為要成為一位稱職的編輯，需要經過一定程度的磨練，而因自身工作的緣故，可以不斷大量閱讀許多資深、著名前輩或作家的文章，藉以提升自身文章撰寫能力。劉雲浩接著分享，過去投稿中空的稿件份量十分可觀，在面對數量龐大的稿件，選稿當然也有他的一套「老經驗」與原則，他說：「選稿時，通常會以三個面向為基準來揀選；首先，文筆要流暢，其次文章架構必須四平八穩，最後則得要言之有物。除此之外，文章的選用必須配合雜誌每一期的主題規劃，舉例來說，若當期主題為『八一四』勝利，就必須在選稿時採用符合當期主題或要求之文章。」

在當時，中空出版社擁有十分豐富的稿源，也因此建立了所謂的「官兵作家檔案」，並以各撰稿類型予以分類，如小說、散文、詩歌以及報導文學等等；言及至此，劉雲浩略帶俏皮地笑著說：「出版社都會和各官兵、作家保持良好的情誼，這樣才能有源源不絕的稿件；尤其我們會去電向一些作家們邀稿，他們在接到電話後，就先擱下手邊的要務，優先為我們撰稿，十分感謝這些好友的幫忙與力挺。」

延續著他與我分享這些想法的情緒，我接著回應說：「就像是舞臺上的劇中角色那般，找來了不同的演員，便會賦予這個角色不一樣的使命，以及給予觀眾截然不同的想像。」劉雲浩似有共鳴地點了點頭回答：「的確，每一任主編或社長都能給中空社帶來不同的色彩；對我來說，在擔任社長期間，總會有一些『擇善固執』，我認為校勘是出版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項目，因此我將其分為初校、二校、三校、四校，以及打樣校。再者，還有所謂錯字與錯意的校訂、圖片的正反面校改等等，都是不可輕忽的嚴格要求。也許這樣的再三反覆讓人深覺繁瑣，然而卻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責任證明，很難一語道盡。」



他接著說：「雖說角色各自詮釋別有韻味，但我想身為出版社社長，肩膀上必然還是得扛起一些什麼。對我而言，中空社長對於社務必須要有全盤的瞭解，包含軍中、社會、海外，甚至廣及發行網等都需掌握，更重要的還得清楚知道印製廠的各項作業流程，如此才能不成為出版領域裡的『半調子』，讓人笑話。除此之外，即使身為『編輯人』，也仍然是個軍人，因此對於上級的政令要能明瞭，對於長官旨意要能知悉並恪遵執行，才不負這一襲英挺的軍服和國家所有的給予。」聊天過程中，我不時能從他眼中接收一種十分溫暖的眼光，像是在溫柔叮嚀著身為他「中空後輩」

的我們，該如何在中空社裡「且習且走」，劉雲浩說：「要能讓整個中空成長，絕對不能只是『埋頭苦幹、獨善其身』，更需要在優良傳統的堅持下，力求精進，無論是新進人員的引導、認識，使其對於空軍歷史及脈絡更加瞭解以外，更要照顧好同仁的健康與家庭生活，畢竟我們是一個團隊，我們擁有一種『在同事之外、在家人之內』的親切感與革命感，這是說什麼也無法取代的。」

愉快的訪談過程中，我總不時地被牆上掛著的那一幅幅國畫所吸引，於此我便打岔問了關於繪畫方面的事，聊及「本業」的他，眼神中好像閃爍著一種光芒，令人不禁更加傾著身體地聞之細細分享。看著那些畫，我提及曾在過去的中空月刊裡讀到有關他得獎一事，劉雲浩聽了，笑得更開了，並與我分享他的那些得獎經歷。他曾榮獲連環畫金鷹獎與國畫組銀鷹獎，這樣的榮耀與他一併分享著的那些受獎照片，互相輝映出好看的笑容與不帶有絲毫傲氣的自信，我著實被眼前他所散發而出的氣質吸引著。

這個下午，我們聊了太多、太多關於中空這本雜誌的各種樣貌，然而無論時代如何於一本本中空的翻閱及開闔中遞進、輪替，從來不曾改變的

，是中空自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和詮釋的意義。劉雲浩如同在介紹一位老朋友般地，繼續和我聊著那些關於月刊的美麗與可愛；從他的口中，我看見一本雜誌竟能如同我們的夥伴，不只陪著空軍，同時也陪伴所有官兵弟兄姐妹走過每一個歲歲年年而不會改變。



翻開中空月刊，一本伴隨著劉雲浩成長的雜誌，就像老朋友般的親切與溫暖。

劉雲浩一邊翻著家中珍藏的中空合訂本，一邊說著：「翻開中空就好像翻開中華民國空軍的歷史，更明白來說，就像是雙軌軌道，總是往同一個方向平駛而去。」劉雲浩在幾經翻閱後將書本闔上，輕輕地，以帶有時代皺褶的雙手撫著書皮告訴我，他多麼以這份工作為榮、為傲，而在他那樣堅定而有力量的語氣中，我看見的是中空陪著他走過軍旅生涯一段發光的歲月，也看見是他伴著中空，用不曾鬆懈的使命感與責任感，共同記載著中華民國空軍的所有波瀾與漣漪。

當我隨著他的「故事腳步」一路從少尉來到上校，才發現有太多的心得與領悟，不及於文中一一共享，然而無需描述太多就能讓人共鳴的，是他與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月刊攜著手、併著肩所走來的二十三載。中空八十歲了，對於劉雲浩來說，這樣的年齡與他「甚可為友」，中空的某些過去也許是他來不及，也無從參與的曾經，但卻有那麼一大段的日子裡，我們都能在書本翻開的第一頁，一眼就看見那曾經在點燈後全力以赴、熄燈時問心無愧的名字——劉雲浩。